

五月天的生涯故事

「我們這樣下去到底會不會有未來？」

十年前的夏夜，士林到內湖的自強隧道還沒鑲上玻璃馬賽克的蟠龍翔鳳圖，五個高中時期就在一起玩樂團的大男生，也還不確定到底該不該走音樂路。

當時，雖被華語區最重要的唱片公司滾石看中、即將發行第一張專輯，但阿信內心還是百轉千折。「還沒發片前，我在幫角頭錄音室工作，那時候總有一種感覺，就是永遠都輪不到五月天。」那段日子，阿信每晚工作完後騎機車回實踐大學，一路上一定會邊騎邊想：「我們這樣下去到底會不會有未來？」

有一回，經過自強隧道時突然領悟，明明時間、青春那麼短，為什麼花那麼多時間想的，不是該如何達到夢想，而是反覆的懷疑迷惑？「我就告訴自己，在騎出自強隧道之前，我一定要把迷惑結束。」

正面積極的搖滾樂

講話像寫詞一樣的阿信，十年後回想自己這個「只能有一個自強隧道那麼長的迷惑」。事實上，那是從一九九七年五月天成立，到一九九九年出第一張專輯，「三年」那麼長的時間。

主唱阿信（陳信宏）、團長怪獸（溫尚翊）、吉他手石頭（石錦航）、貝斯手瑪莎（蔡昇晏）和鼓手冠佑（劉浩明）組成的五月天，如今在華語樂壇已享有「天團」美譽。

第一張專輯發行一個月，就舉辦了萬人演唱會；○三年的「天空之城」演唱會，打破麥可傑克森來台的四萬人最高售票紀錄；今年底即將在高雄舉行的「DNA五月天創造演唱會」，更再度寫下台灣演唱會票房紀錄，一舉賣破五萬張票。

「這種數字表面是紀錄，但裡面其實是有一些不知名的力量在累積，」相信音樂執行長、五月天經紀人陳勇志觀察，當世界愈虛擬，真實體驗就愈珍貴，而搖滾樂的力量，就在現場演出。

五月天的音樂被外界形容為「正面積極的搖滾樂」，從不認為搖滾就是要握緊拳頭、憤世嫉俗。他們的演唱會熱鬧、熱情還賺人熱淚，歌曲主題離不開愛、夢想、勇氣。後青春期寫詩，時光機留言，全台灣的男男女女都曾是他們歌曲裡的「志明與春嬌」。

一個樂團要走十年並不容易，五月天的偶像披頭四，也不過走了十年。

音樂，來自生命體悟

堅持，是他們向偶像致敬的方式。

「其實每次都覺得快走不下去，都有快掛掉的感覺，」怪獸形容。去年出新專輯《後青春期的詩》時，阿信五天只睡兩小時，而且是在桌上趴著睡，大家把音樂做完後都在等他寫的詞，「但他們不會催我，只會在錄音室外走來走去，詞出來後，瑪莎和怪獸就拿去

合音，石頭因為有家庭，晚上一定回家，早上來看還缺什麼再補上。就是這樣的關係，讓我們能面對每一次看似就要過不去的關卡。」

阿信說，人會覺得過不去，是因為只看到自己。但如果想到朋友、家人，其實是所有的人都在陪著自己過不去，「當我想到他們，就會覺得很溫暖、很有力量，一咬牙，就過去了。」

樂觀幽默的個性、長期深厚的友誼，讓五月天不但在音樂創作上合作，也是彼此支持的重要力量。

○三年，怪獸的母親生了重病，每天加護病房、錄音室兩頭跑。發片日期迫近，石頭就來來回回把所有的錄音器材，都搬到醫院旁的旅館，等怪獸錄好音再搬回去。

「我媽生病之前，我可以大言不慚地說音樂是我的全部，我為了音樂做一切的犧牲。但媽媽生病後，你就覺得音樂什麼都不是，只有你的生活、你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，」有了這樣的體悟，反而讓怪獸對音樂有一種更客觀的角度，變得不再那麼急切地要把音樂做得很酷很炫有花招，「反而是要很誠實很努力的去過你的生活，然後把自己的感受放在音樂裡，那才是有生命力、真正屬於自己的音樂。」

怪獸就是從那時開始作曲，對他而言，這輩子最棒的不是出唱片開演唱會，而是有這四個難得的超級好朋友。

高中畢業，石頭曾在畢業紀念冊上寫：「如果我無法說話，音樂會是我的語言。」他比怪獸還早認定，自己的音樂就是要記憶生命中的喜怒哀樂、悲歡離愁。「這個世代讓很多人的情感變得很速食，我很怕自己會變成那樣的人，因為認真體驗生活中的大小事，才是最重要的。」曾經是熱血青年火爆浪子的石頭，如今是五個人裡事業與家庭最成熟平衡的一位。

用音樂說人生的故事，五月天的搖滾裡有一種敦厚的吶喊，他們等待世界、靠近世界、擁抱世界，也得到世界的擁抱。不過，台灣過去從沒有成功的搖滾樂團，可以想見，五人當初堅持理想所受的社會壓力。

「我們五個人的個性，都是比較樂觀又不服輸，一開始，周遭給我們的壓力全是『這不能當成你們的未來』，」冠佑解釋為什麼五月天一直嘗試告訴年輕人：只要是對的事、沒有違背整個社會，「去做就對了。」

當年玩樂團，石頭的奶奶還很高興孫子不再打架，拿錢幫他買第一把電吉他。「記得出第一張專輯前，我很認真考慮要把家裡有線電視的線剪掉，不要讓我媽發現，」阿信說。現在媽媽還是會嘮叨，只不過內容已變成「要好好寫歌、要讓人家來聽演唱會很滿意的回家」之類的話。

怪獸當初承受的壓力更大，爸爸是律師，念的又是台大，按理是要接下父親的事務所。但怪獸爸第一次聽完五月天演唱會後，就決定放手讓兒子去飛。「如果我爸來聽演唱會，就會想要表現得特別好，」怪獸說，現在工作忙，演唱會反而成了父子間的見面時間，唱完再一起去吃飯聊天。

吃炸雞當酬勞的日子

為了實現理想，五月天在成名前把握每一個被瑪莎形容為「難以理解的演出機會」。曾經有一家炸雞店開幕，想要請樂團來熱鬧一下，沒有舞台也沒有酬勞，還要自己帶樂器，「但可以現場吃免費炸雞啦啦！」講到這一段，五個人忍不住大笑。那時光是一張印有演出訊息的小小傳單，都會讓五月天開心半天。

五月天想盡辦法自己創造舞台。為了吸引觀眾，阿信連絡北區各大專院校籌組搖滾聯盟，大老遠騎摩托車到社子去印了五千張演出海報，載著海報到各地張貼。找經費留紀錄做義工，只要能促成演出，再多苦都願意吃。

還記得一九九七年在大安森林公園有一個兩天的演唱活動，那時五月天剛出道，只能唱下午場。為了省錢，晚上還得自己看顧舞台上的各式器材。阿信一個人坐在偌大的公園，幾個小時前還是舞台絢爛燈火輝煌，「那時我就想，我們做了那麼多努力，就一定不能輸，唱的歌要比誰都好聽，演出要比誰都精彩。」

搖滾演唱會與流行音樂不同，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唱幾首歌就好，它的感染力有點像宗教，會讓人認同、相信「世界可以因我而改變」。但是，在今天這個沒有越戰、韓戰、冷戰的時代，搖滾樂似乎失去了共同的敵人。

「大家以為搖滾樂一定要大聲抗議、或離經叛道，但披頭四、平克佛洛依德、U2、胡士托音樂節，都是用樂觀積極的態度來面對世界。我受這些樂團很多影響，他們告訴我這個世界很棒很美好，值得你站出去為它奮鬥，」瑪莎相信，即使人生有不滿有苦澀，只要努力過了，總歸結果會是甘美的。

「也許世界有很多令人討厭、不爽的事，我可以用歌詞去攻擊它、用鼓去轟炸它、用吉他去挖苦它。可是，有個從小就聽過的故事《太陽和北風》，我們若去轟炸世界，可能大家只會把外套包得更緊、把耳朵都塞起來吧，」阿信分析。

十年七張專輯近百首歌曲，五月天也曾面對突破瓶頸的困境。「其實對我們來說，創作上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瓶頸，因為創作是你盡了一百分努力，最後才會有一分成果，」阿信寫歌詞，寫一百句大約只能用一句，「所以每完成一句歌詞，我就要面對九十九句的失敗。」

我跟失敗相處得滿好

他相信，人的一生若能跟自己的失敗相處，就算天分不足、靈感不夠，但誰能跟自己的這些失敗相處得最好，誰就愈能坦然面對自己，又能在成功後不會患得患失的繼續走下去。

「學校最應該教的是如何跟失敗相處，」阿信很認真的說。

「他一直失敗但相處得滿好，」怪獸在一旁吐嘈引起哄然大笑。

我們都是平常人，不是李白，李白寫個五言絕句可能酒一喝，在空中比劃一下就寫出來了，可是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變成一個後天自己努力來的李白。」大家看不見的是他們曾經拋棄了多少音符小節、試唱母帶。阿信可以寫四百句歌詞，最後得到四句，但這四句，足以燃燒無數年輕的心。

人們總說，搖滾的不可免俗，就是想要改變世界。但五月天的搖滾樂讓人發現，他們改變世界的方法，是先改變那個被世界改變的自己。

資料來源：天下雜誌 2009 生命教育專刊